

从卡车上跳下来,阳光有些刺眼。刘秋桐眯着眼睛朝右边望去,嘴里不自觉地发出一声惊叹。

视线内,某新型舰艇赫然矗立。舰体威武雄壮,彩旗在风中呼呼作响。刘秋桐愣在原地看出了神,直到值班员整队报告,他才反应过来。

作为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某大队空中靶标中队四级军士长,刘秋桐是单

位军龄最长的兵。当海军11年,这是刘秋桐亲眼见过的最大、最雄伟的舰船。

几天前,中队接到任务:演习中,利用靶机模拟“敌”作战飞机和巡航导弹,构设空中威胁,检验水面舰艇的防空反导能力。

作为一支快速成长的空中蓝军,这样的字眼官兵们每天都在听、都在练,早已熟能生巧。不过,当上级明确写着在国产某新

型舰艇上训练时,中队官兵瞬间兴奋起来。

“蓝军就是要通过近似实战的攻击,帮助参训部队检验装备性能、验证战术战法、锤炼作战本领。”刘秋桐说,在这样的钢铁巨舰上,可同时放飞多架靶机,操作性更强,攻击模式更多样。这一次,中队派出多个机组同时出动。

与常规飞机一样,靶机机组也由一名机长总负责;不同的是,他们通过远

程操控,即可实现对红方舰机的空中突袭。

刘秋桐是中队最老的机长。此前的军旅时光,他从未想过,他和他的靶机,能够站上“潮头”,最先体验新型海上作战平台。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刘秋桐说,“这是一场‘梦幻联动’。”

2017年,大队编制体制重塑,年轻官

兵成为单位主力,该中队首次启用一批士官担任机长,刘秋桐便是其中之一。

四年时间,这群士官机长带着机组上高山、下岛礁、赴远海,已先后30余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

海军实战化训练延伸到哪里,他们就要“打”到哪里。对于这支新生的部队来说,军舰的航迹,正为他们的靶机飞行赋予一片新天地。

一支靶机中队的“靶向思维”

雷彬



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



特稿

宁愿人等靶机,决不能让靶机等人

来到中队之前,刘秋桐是某伞训队的一名伞兵。

从天而降、远程直达、纵深突击,是伞兵的显著特点,刘秋桐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当上级决定组建靶机队的消息传来,他觉得,操纵靶机远程突击,“好像也很酷”。

不久,刘秋桐被选为首批靶机操作手。车子停在一片荒地,士官班长高青笑眯眯地迎他下车。刘秋桐问:“停在这里,是有什么任务吗?”对方回答:“这里就是营区!”

刘秋桐感觉“空气有点凝固”,环顾一周,没见到一架飞机,荒草倒是比他还高。

在高青的带领下,刘秋桐来到了不远处的一栋二层小楼。楼外的墙皮已经部分脱落,不知名的藤蔓郁郁葱葱。刘秋桐正在心里犯嘀咕,高青告诉他,靶机队现在刚有编制,目前还没有靶机,也没有自己的训练场、办公楼。就连眼前这栋破旧的小楼,也只有右边的四分之一供他们使用——这还是上级找别的单位借来的。

“不过,我们都会有的。”高青指了指前面的一大片荒地,眼光里满是憧憬,“以后,我们的营区会在这里建起来。”

刘秋桐很快就清楚了。靶机队目前的实力是:飞机0架,小楼1/4栋,荒地一片,官兵若干。

那天,大家聚在一起开了个会。当官兵挨个自我介绍,刘秋桐才发现:整个靶机队,仅有1人有过和靶机相关的专业学习经历,其他人都跟他一样——从别的专业“跨界”而来。

“每一项事业,都是干出来的。趁年轻,就是要敢折腾!”夜晚,刘秋桐躺在床上想了很久。耳畔是战友起伏的鼾声,他内心一点点沉静下来。

相比跳伞时的惊心动魄,靶机队的生活显得有些枯燥:除了开垦荒地、锻炼身体以及政治教育外,官兵们主要进行理论学习。

“所谓理论学习,就是把几本靶机教程来回看、反复背。”刘秋桐记得,在一间放杂物的屋子里,大家把宿舍的桌子搬来拼在一起,面对面坐下来,一对一相互督促。

官兵们大都没见过靶机,但从教程的描述中,每个人都在内心刻画着靶机的样子。

不久,他们打听到兄弟单位的一个教练室有几架教学靶机,大家喜出望外。经过协调,对方同意在不影响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借用场地,这成了他们唯一的实操机会。

每次,官兵们需要提前打听对方的教学计划,见缝插针进行专业实操。“等人家训练完了,我们就去学一学、摸一摸。”刘秋桐说,每周他们能够去2到3次。

这种机会来之不易。为了尽可能多地学构造、练操作,官兵们总是争取“多待一会儿”。教练室管理员说:“专业技能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

作为班长的高青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得抓紧,万一靶机到了,我们不会用怎么办?宁愿人等靶机,决不能让靶机等人。”

教程背熟了,构造了解了,剩下的就是等待。刘秋桐说,他有一次梦见自己像科幻片中的幕后“Boss”一样,操纵靶机穿云破雾,“决胜千里之外”。

这一次,对手应该笑不出来了

“来了来了!”一天下午,文书陈浩鑫跑过来,朝正在干活的战友们大喊。

“飞机来了!”大伙儿扔下手中的铁锹,跑回楼前集合。上等兵焦勇冲在第一个,班长高



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官兵在军旗下宣誓。

吴永华摄

硬石方能磨利刃

亓迎晓

锐视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战争年代在与敌实战中能够知敌,和平时年代则需要在训练中知敌。模拟作战对手,让部队与假想敌在近似真实的战场环境中训练,是积累实战经验、检验战法训法、全面提升作战能力的有效手段。

1966年,以色列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的蓝军——“外国空军模拟大队”,通过模拟敌军空战动作开展对抗训练,快速提升飞行员的实战能力。在此后与伊拉克的空战中,以色列空军以1:20的战绩比大获全胜。蓝军从此成名远扬。

青气喘吁吁地跟上来:“平时跑3公里怎么没你这么快!”

刘秋桐显得从容些,他上楼拿上自己平时学习的笔记本,才登车前往基地——由于机库还没建起来,上级只能在基地找一间地下室,把靶机暂时放进去。

营区到基地距离不远,刘秋桐快速把笔记内容温习了一遍,像是一个即将走上考场的学生。

橙色,圆筒型,机头尖锐,尾巴像鸟……官兵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飞机。他们对照背记的教程,小心翼翼地操作,每次训练完,都将这些“宝贝”认真擦拭保养一遍。

此时,中队官兵还不知道,对靶机感到兴奋的,远远不只他们。那段时间,“蓝军要来了”的消息在作战部队不胫而走,各舰艇都展开了紧张的专业训练,骨干们一遍遍在班员耳边唠叨:“再不抓紧,小心被蓝军‘剃光头’!”

然而,另一边,刘秋桐进入实际操作环节才发现,“穿云破雾”这件事,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在演训任务中充当“敌机”和“敌弹”,如果靶机得不到,舰艇的防空反导能力也就得不到锤炼和提高。大到参数调试、远程控制,小到角度设置、配件安装,都要把把握得恰到好处。

这个过程,刘秋桐和战友们适应得

美国陆军的专职蓝军创立于1981年,他们挑选精锐力量,按苏军大纲训练和作战,成立几年内,在与一般部队的对抗中胜率超过90%。俄罗斯陆军的蓝军也是曾经的王牌部队,每年都要依托这支力量组织数次大规模演习。

不难看出,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都是把蓝军建设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基础工程来抓。

我军近些年的练兵实践也证明,蓝军不仅要有,而且要强。在广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一支专业化蓝军旅神出鬼没、不按“套路”出牌,常常打得红军措手不及,一度创造了32胜1负的骄人战绩,使得“挺进朱日和,活捉满广志”的口号在陆军部队不胫而走。除此之外,我军其他军种中,也活跃着一支各具特色的蓝军部队。不同军种,蓝军构建

模式各不相同,但目标都是一致的——当好“磨刀石”,不断锤炼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硬石方能磨利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吹响练兵备战新的时代号角,求真务实、挑战极限成为演兵场上的主基调,这对我军蓝军建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想承担起这千钧使命,让部队在真刀真枪的摔打锤炼中“脱胎换骨”,尤其需要在磨“三性”上下功夫:

一是要磨砺刺刀见红的“狼性”。战场上从来就是你死我活,蓝军不仅在外形上要扮真像,更要在骨子里“心狠手辣”,真打实抗,不讲情面,不留余地,最大限度给红军制造麻烦,设置危局、险局、困局,在“步步紧逼”中锤炼官兵的作战本领。

经连续两年没能回家过年的他又一次与家人“失约”。视频通话中,他满怀歉意地留下一句:“关键时刻,走不开”。

高青带头立下“军令状”,带着班员编写操作规程,定人定位组织部署操演,就连最简单的科目下达、人员跑位,他们也调整了不下十遍。

刘秋桐把宿舍的桌子一搬,在杂物间“驻扎”下来,加班加点梳理出全新的工作手册,建立起装备检查清单和任务准备“读卡制”。

每晚,小楼灯火通明。终于,新的任务来了。袁龙飞作了战前动员,大家摩拳擦掌,表示“要把失去的脸面争回来!”

蓝天碧海,风浪滔天。这一次,他们的发射地点是在某型驱逐舰。官兵们刚走上甲板,就感觉“情况不妙”:任务当天,海面风速大大超出了靶机发射的极限风速,舰体的晃动也成了不确定因素。

这种情况还打不打?大家都望向现场最高指挥员、大队长王汉录。王汉录搓了搓手,思考片刻,随即用响亮的嗓音下达口令:“发射10分钟准备!”“发射!”

一声轰鸣打破沉静,靶机拖着长长的尾焰,如一道橙色闪电直刺云霄,快速朝目标呼啸而去。红方部队没有料到他们会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发动攻击,当

二是要磨砺甘当砺石的心性。蓝军存在的意义在于精准模拟敌军作战理念和方法手段,让红军在不断的训练中掌握制胜之道。红军怕什么、缺什么,蓝军就要钻研什么、提供什么,蓝军越蓝,红军才能越红;蓝军“魔高一尺”,红军才能“道高一丈”。

三是要磨砺与时俱进的灵性。变,是战场唯一不变的准则。当前,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战场维度不断拓展,参战力量快速增加,作战样式深刻变化,对手的作战理念、战法、装备都在变化。蓝军只有敏锐感知形势,及时发现对手优长,把先进理念引入作战行动,大胆创新、灵活多变,达到形神兼备的要求,才能确保红蓝对抗的质量,真正让红军在这里淬火成钢,从这里走向战场。

雷达突然告警才反应过来,连忙采取措施紧急应对。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突破意味着什么。从地面终端看着靶机不断变换的飞行轨迹,袁龙飞喃喃自语:“这一次,对手应该笑不出来了。”

今天部队过了我们这一关,未来才可能在战场上过更多的关

秋日的山野黑云密布,一场风雨说来就来。

雨幕中,任务分队披着雨衣完成靶机发射部署。凭着对业务能力的高度自信,他们顶着疾风下达了发射指令。

不料,靶机刚飞出,机翼突然侧翻近90度。机长陈雨沉着应对,连续发出12条指令,不断调整参数。靶机终于突破云层,进入预定轨道。

风雨中突然出现多个可疑目标,把对手“杀”了个措手不及。警报声骤然响起,某岸防部队赶紧启动应急预案。一道道指令此起彼伏,导弹在雷达指引下呼啸而出,将“来犯之敌”一一击落。

事后,该部队专门表示感谢:“你们用精湛的业务能力,克服极端天气,为我

们开展实战化练兵提供了重要参考。”

陈雨伸手擦了擦汗,黝黑的脸上露出笑意:“无论啥天气,都是要打仗的嘛。虽然这次靶机被你们打掉了,但对我们双方来说,收获都不小,这一‘仗’打得值!”

陈雨的回答,让大队长王汉录倍受欣慰:现在,一个个士官机长完全有了独立判断处置问题的能力,他们的思维,折射出这支空中蓝军最核心的价值观。

其实,刚入伍的时候,陈雨并不想干靶机。他觉得,这个专业就像是个“陪练”,永远只能在幕后“挨打”。“还是舰艇部队容易出成绩。”陈雨说。

那年的一次演习中,靶机起飞后转速突然下降,陈雨拿着操纵器连打应急指令,采取了几项应急动作,靶机还是没能挽救,一头扎进了海里。

来不及多想,刘秋桐顶了他的班,用备用机继续展开任务。在刘秋桐的操纵下,靶机像是“涅槃重生”,在演习空域神出鬼没、变幻莫测,给参演部队带来了极大困扰。

事后,导演部专门对他们提出表扬:模拟攻击多样,实战情境逼真。

“没有坚硬的砺石,怎能磨出锋利的宝剑?今天部队过了我们这一关,未来才可能在战场上过更多的关。”讲评时,王汉录给大家讲了一个构想:也许再过一些年的努力,未来海战,每支部队出征前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才能拿到通往战场的“资格证”。

这段话和那架落水的靶机一起,永远被陈雨记在了心里。他沉下心来钻研理论、苦练实操,中队每一次接到任务,他都主动申请参加,两年时间一次不落。

后来,陈雨成功通过留队考核,还与班长刘秋桐一样,当上了中队第一批士官机长。2019年,在海军组织的“海军转型路上百名好士官”评选中,陈雨的名字赫然在列。

“除了我,最低军衔都是四级军士长,我一个下士显得格外突出……”年终总结大会上,陈雨说,那一刻,他更加坚信:在体系练兵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岗位都是不可替代的一环,“强军路上,大家同在”。

陈雨的话引起了官兵的强烈共鸣。改革以来,新组建的大队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人员编制有所增加,装备配备更加多样,曾经的那块荒地上也已经盖起了办公楼、机库。基地化驻训、体系化练兵、实战化对抗正逐步成为部队的训练常态,中队官兵接到的任务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频繁。

“空中蓝军”的名号打响之后,不少舰艇部队找上门来请求“过招”,王汉录感到很高兴:以往我们要到处找任务,现在是任务排着队来找我们,这正好说明部队练兵备战常抓不懈。

不过,这种满负荷的运转,也给中队带来了一点麻烦:近几年,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每次演习,导弹打击靶机的命中率越来越高。“现在,一次大的演习消耗达到原来半年的消耗量。”中队长蔡林峰说,“再接一些区域化保障任务的话,‘家底’可就不够打了。”

对此,王汉录给出两套方案:首先是把部分被击伤的靶机进行回收,挑选能用的部件组装新靶机;更关键的是,大家要集智攻关,想办法让靶机飞行模式更加灵活多变,在创新发展中“生存”。

他们展开了新一轮“突围”:官兵们集思广益,将不同型号靶机进行梯次搭配,在速度、高度上灵活设计,探索出了单机攻击、多机编队、低空突防等多种攻击模式。

在基地组织的演训任务中,他们彻底颠覆了以往蓝军被动挨打的局面,近十艘舰艇都出过“洋相”。但这种近似实战的模拟攻击,又逼着舰艇部队练出了一批批“神射手”,战场临机反应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今年,刘秋桐带的徒弟、下士夏煜轩也当上了机长。在夏煜轩第一次独立带队出海时,刘秋桐问他:“什么感觉?”

夏煜轩狡黠一笑:“瞄准未来,一心当好‘大反派’!”

版式设计/梁晨

第1030期

